

DAN WANG



明

望

7

梁学政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了作者文化大革命前后创作的短篇小说五篇。这些作品以生动的故事，深入浅出的文笔，反映了台湾少年儿童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，怀念毛主席、华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，盼祖国统一的殷切心情。

目 录

盼望.....	1
一把沙.....	10
中秋月.....	21
生日.....	28
在台湾一个五月的夜里.....	33

盼 望



早晨，阿笠又习惯地由床上爬起来，径直来到海滩，坐在一块岩石上，向大海呆呆地遥望。一个多月了，十岁的阿笠天天都是这样。

这时，才早上四五点钟。云隙里撒出一缕金红的阳光。它的光芒，象一把把金色的长剑，分射到海面上。但不一会，又被乌云遮没了。台湾基隆港由秋经

冬到春，半年是雨季。这是春夏之交，时晴时阴。

突然，阿笠清醒过来了，一阵噬心的痛苦袭来。还遥望，还等待什么呢？由失望，到绝望的感情控制了他，他慢慢地站了起来。

从阿笠的阿爸出海打鱼，遇到大风失事后，虽然也曾传来过种种不幸的消息，使得奶奶、阿妈、阿哥、阿笠、阿弟都陷入极大的悲怆和痛苦之中，但大家还一直盼望着。大家在等待着一个确切的消息，希望也一直没从他们心中死灭。直到阿金秘密地送来那个消息，那个激动了附近每一个贫苦渔民的消息，使得他们是多么欣喜若狂啊。阿金家里有收音机，他常在夜里悄悄地听来自祖国大陆的广播。原来，阿笠的阿爸他们那天在海上遇险，船坏了，在风浪里颠簸。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刻，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冒险抢救了出来，已送往祖国的大陆了。听到这消息，真是顿时阴云散开，见了太阳，大家是多么感谢毛主席，感谢华主席啊！大家放了心，有了盼头。

过了十几天，阿金带来了第二次消息。阿笠的阿爸和其他渔民，养好了伤，已送还和家人团聚，乘船到了金门岛。

但，这批人回到金门后，就如石沉大海，以后的消息再也得不到了。大家盼焦了眼睛，阿笠每天都到

海边去遥望，盼哪，盼哪……直到昨天，阿金家才打听到这批渔民已被解往基隆港，这是绝密消息。谢天谢地，总算盼到了和亲人团圆的日子！奶奶让阿妈、阿哥去接阿爸，自己带着阿笠和阿弟在家做饭，等着阿爸回来吃团圆饭。

自阿爸失事后，家中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阿哥停学了，十二岁的阿哥上船帮着人家去打鱼拉网。阿妈和奶奶，每天帮人家修补鱼网。交了好多种捐税，一家五口却常常饿饭。就这样，昨天还是借了些钱，买了一只番鸭来宰了，阿笠和阿弟把它褪了毛，由奶奶把它蒸熟了。奶奶是多高兴啊，这种笑容，已经是一个多月没有在奶奶脸上出现过了。

谁知，一个更大的晴天霹雳，来到了阿笠家。昨天，等到黄昏的时刻，却只有阿妈一个人，一步一挪地回到了家……

阿笠没有能够见到接回来的爸爸，却又失去了哥哥。原来，由金门来的船到后，船上的人都快下完了，去接家属的渔民们还没有见到他们的亲人。直到最后，才见到一群国民党士兵，押着阿笠的爸爸他们下来了。渔民们惊喜地扑了上去，但被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士兵拦开了。又扑上去，又被赶开。一个国民党军官大为光火，大嚷着：“是谁告诉你们的？是哪个共产党的

间谍说的今天要把这些要犯押回来？嗯？！”他怒视着人群，跟着，他叫士兵又把“犯人们”押回到船上去，同时又叫来很多兵包围了渔民。逮捕了一些人，其中也有阿笠的哥哥！说是要回去审讯追查共产党的间谍……

阿笠没有能够见到日夜盼望的爸爸，却又失去了亲爱的哥哥。

阿笠由海滩上，茫然地折回来。

在晨曦里，他发现奶奶和阿妈已在离家不远的海滩上织补鱼网了。奶奶和阿妈都无言无语，默默地织补着鱼网，只是奶奶经常织错，只得又把织错了的网扣解开来。阿笠又习惯地给她们递送网绳。但是，他突然发现，阿妈已织错一大片了。直到阿笠喊了一声阿妈，阿妈才发觉，停下手来。过了一刻，才又无言地拆解着。

看来奶奶和阿妈都没有吃饭，阿笠也不想吃饭。他离开海滩，往家门前的巷子走来。在破破烂烂的渔民棚中间，有一个宽宽短短的巷子，中间立着一棵大榕树。古老的大榕树，枝桠茂密，把这个巷子的上空，遮起了不小的一片。它枝干上伸出的根须，在空中垂着，吸收雨日里流下的水珠，形态非常尊严、苍劲。阿笠沉默地走到他心爱的这棵大榕树跟前，站在树下，抚摸着它的根须。他并不知道自已已流下了眼泪，泪滴在榕树那长长的根须上。阿笠站着，不知站了多久。

上学的孩子们都去上学了。过了不一会，阿金来了，今天他没去上课。他骑着一辆进口的自行车，一进巷子就看见了阿笠。阿金是阿哥的同学。阿哥上学的时候，阿金常常找阿哥来玩。阿金见到阿笠后，并没有象平时那样爱说爱笑。他推着车子，在阿笠面前沉默地站了一会。阿金说：“昨天你阿爸没回来？”

阿笠点了点头。

阿金又说：“你阿哥也被逮去了？他们还要追查共产党的间谍？”看来，昨天的事阿金已经知道了。

他们两个人都沉默着。阿金性格活泼，好激动，但有时胆小。要照过去，他一定又害怕了。但是，今天他的愤怒情绪压倒了一切。特别自上次他们家被无理查抄搜检了一次之后，他的性格开始变了，一天比一天勇敢坚强了起来。阿金的叔叔在年轻时去美国留学，就再没回来。后来，听说他发表了不少抨击台湾国民党的言论。还听说他回祖国大陆参观去了，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去年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他又回国参观了一次，还见到了华主席……

过了一会，阿金问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阿笠没言语。

两个孩子没有很多话可说。阿金站了一会，走了。走时他说：“我再去托人，打听打听情况。”

阿笠没有说话，也没有送他。

阿笠一个人，象想到了什么，在抚摸那棵老榕树的一个枝干。不知是眼迷了，还是由于老树干泛潮发着深褐色，突然，他看到上面好似有血，他的手一抖，缩了回来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定睛看了一会，又沉重地把手扶了上去。

强健的阿板来了。他今年虽然也还不到十三岁，但从身材和性格看，都象比刚来过的阿金大许多。他比粗壮的阿笠足足高一头。他身上穿得破旧，脸上晒得黝黑，下颔有力，就象经常咬紧着牙关似的。他一走过来，就两手把阿笠的两肩扳住。他的两手那么用力，就好像他已把很多话告诉了阿笠，又把很多力量给了阿笠似的。他的两眼，看了看阿笠额角上那颗黑痣，又直视了一会阿笠那倔强的、嘴角紧闭的脸颊。

两个孩子在树根上坐了下来。

阿笠问他：“你阿爸好了？”

阿板用一个拳头顶着自己的下巴，说：“没有好，还在吐血。”阿板的阿爸过去在外商开的一家电子工厂做工，半年前由于得了肺病，不能上工，被解雇了。阿板过去也上学，和阿笠的阿哥、阿金都是同学。但由于爸爸的病，他已退学半年了，天天帮着人家装货卸货，一家人还吃了上顿没下顿的，天天在饥饿线上挣扎。

“今天你怎么没去上工？”

“抽空来看看你们。”

阿板回答之后，阿笠再没说什么，因为看来阿板也已什么都知道了。

他们坐了不小的一阵。阿板不走，阿笠也不希望他走，但两个人什么话都不说。终于，阿板开口了。他的话简炼、果决：“就是这个树干。”他望着刚才阿笠抚摸的那根树干，站立起来，伏在那个树干后头，又说：“就在这个树干后边，你阿爷死去的。在死以前，他都一直在这里射击！射击！一枪一个，打死了好多的反动派，叫他们的援军好久不能从这里经过……”

这个过去的事，他已给阿笠讲过不止一遍了。

阿板说：“我也是听我阿爸告诉我的。我阿爷过去和你阿爷在一起打鱼。”

他们又沉默下来。过了一会，阿板问：“你阿妈阿奶对你说过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小，她们怕你知道了出去乱说。等你大了会告诉你的。你阿哥就知道，你阿奶还藏着你阿爷的血衣呢……”

阿笠特别喜欢和阿板在一起。但是阿板也走了，他上工去了。

阿笠不知自己在这里过了多久。巷口外，一个过路的老爷爷走着走着，突然踉跄了一下，差点跌倒。阿笠忙抢上去，扶住了那个老爷爷。

“怎么了，阿爷？”

那个老人，站了一会。看是一个孩子，感谢地说：“没什么！难为你了。”

阿笠又问：“阿爷，你怎么了？你病了？……家离这里远不远？我送你回去？你是做什么活的？”

老爷爷摇了摇头。之后，他又慢慢地象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是有些饿了！头有些晕。没什么！……做工的呗。不是做工的，老了还能饿饭吗？做官的，你看哪个不是养得肥肥胖胖的？！”

“阿爷，你到我家去，我家有饭，你吃一碗再走。”

“不，不，谢谢你了。我儿子出去谋生去了，到花莲港去了。大概今天就能回来，大概今天就能回来。”老人说着，就又慢慢地向前踱去。

“阿爷，你坐一会。”阿笠说着，急忙向家里跑去。

阿笠回到家，把等爸爸回来吃的米饭盛了一碗，又放上了几块番鸭，端出来直向巷口跑去。但等他跑到巷口，老爷爷已经不见了，走了！

直到黄昏，奶奶和阿妈看见锅里的饭和菜还在那里，只盛上了一碗，但也没人吃过，才想起来，两个

孩子和她们自己一样，都一天没有吃饭。奶奶让阿弟去找阿笠回来吃饭。过了一会，阿弟跑回来了，对奶奶和阿妈说：“阿哥说了，他正在打仗，受伤了，叫我拿布去给他包扎。现在没时间吃饭。”

奶奶和阿妈听了，大吃一惊。阿弟拿了一块破布条就跑了。奶奶和阿妈跟出门来，才到门口，就看见了，阿笠正伏在那棵大榕树后边。就是三十年前，台湾人民“二·二八起义”时，他阿爷向国民党开战的那根树干后边。阿笠手里正拿着一根短短的木棍当枪，在向街上瞄准。瞄得那么认真。他把自己的身体，用细碎的树枝盖了起来，隐蔽得也那么好。街上，正走着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……

“看来，虽然没告诉他，可他什么都知道了！”阿妈沉重地对奶奶说。

阿弟跑了几步，又折了回来。跑进屋里，急急忙忙找了一根包伤口用的细绳。他附在奶奶耳边说：“阿哥说了，现在就要认真练习，向阿爷学习。”

阿弟说完，阿妈哭了。但她看了看奶奶，奶奶一滴眼泪也没有掉，她的脸是那么庄严。于是，阿妈慢慢地擦去了她的眼泪。

一 把 沙

台湾省基隆市一个普通工人的家里，有个孩子，名叫阿板。阿板身材壮实，脸色黝黑，虽然还不满十三岁，但长得象十四、五岁般高大。他下颏有力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总象在紧咬着牙关，今天，就连在吃饭的时候，也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。今天一早，妈妈就带着妹妹给人家洗衣服去了，生病的爸爸还在床上睡觉。阿板把早饭盛上，没吃，一个人紧咬着牙关，在小桌前坐着。他见锅里的饭没动，知道阿妈走的时候没有吃。这时，他肚子很饿，如果尽着兴吃，一个人可以把这小半锅冷饭全部吃下去。但是，坐了一会之后，他只吃了一小碗饭，就把碗放了下来。

他看了看天，时间还早，就把那天他的伙伴阿金忘下的一个烟盒拿起来，往海滩上走去。这是一个装高级香烟用的小铁盒，很精致。阿金那天来时，说要顺路带一点海滩上的细沙，回去撒在养热带鱼的玻璃缸里，但走的时候天色已晚，把这事忘了。阿板准备今天下午下工后，顺路给他捎去。

阿板在海滩上装了一烟盒沙，放进兜里，然后往火车站方向走去。穿过房子象鸽楼般拥挤的工人住宅区后，街道开始宽绰起来了。一排排的高楼大厦前，有宽敞的走廊。临街的大橱窗里，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在招揽顾客。大厦上通宵不灭的霓虹灯一闪一亮，做着各式各样的广告。晨曦里，灯光显得惨淡了，失去了深夜里那红红绿绿的炫目的光彩。街上行人不多，有的大酒家正在打扫一夜狂欢后留下的残迹，准备关门休息。有个大酒家，做了一个一间房子那么大的广告窗，下半截是绿藻游鱼，上半截立着一个美人鱼式的石膏塑的模特儿，穿着超短裙，一手端着托盘，盘内放着冒着泡沫的美酒。酒杯是用绿色的霓虹灯做的，闪闪地发着绿莹莹的光。

“这一切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阿板厌恶地想着，牙关咬得更紧了。他低着头，穿过繁闹的市中心区，赶到了火车站。这时，上工的时间快到了，伙

件们也都陆续地来了。今天的活，仍然是给电子工厂搬运货物，往返于火车站和电子工厂的货栈之间。开工前，大家先去领昨天的工钱，这是这家工厂的规定。这些半临时工，要是不被辞退解雇，头一天的工钱一律得在第二天早上领；如果被解雇了，就当天晚上发，第二天就不用来了。

工人们排着队等候领钱。轮到阿板了，发钱的职员叫了一声：“阿板！”阿板没吭声，走了过来。

发钱的职员说：“你昨天摔坏了一只木箱子，得扣一半工钱。”阿板紧咬着牙，一声没出，领了昨天工钱的一半。

他们是计件工，装几车，给几车工钱。昨天，他们干多了，干累了，快下工前，阿板在背箱时，手一滑，不小心把一个木箱子摔到了地上。幸好箱内是笨重物品，铁家伙，什么也没碰坏。当时监工走了过来，恶狠狠地对阿板说：“你摔了箱子，照常规，今天应该给你结清工钱，明天你自己去另找活干。不过，看你平常干活还可以，所以只扣你今天的一半工钱，赔偿箱子的损失。”

和阿板一起干活的工人，大约四十多岁年纪，阿板平时叫他林哥。林哥看到这种情形，在旁边气愤不平地说：“一个装货的木夹板箱，不值半天工钱。”

监工把眼一瞪：“这是规定，不愿干就不干，明天就不用来了！”

阿板是童工，本来就比成年工的工钱少一半。今天，又少拿了一半。

上午，阿板仍跟林哥在一个卡车上干活，一起干的还有另外两个工人。他们从火车站装货，到工厂货栈卸货；再由工厂货栈装另一批货，送到火车站卸货。人愈来愈累了，只有在卡车开动的时间，他们才能喘一口气。卡车在市区里风驰电掣般地奔跑着，阿板望着一路上长长的各种车辆的行列，早上那种烦闷的思绪，又冲上了心头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一切，和我们穷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另外两个工人，听了阿板的话，同情地望了望他。林哥开始没作声，沉思了一会，不同意地说：“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？”

卡车继续在大街上飞驰，经过一座座跳舞厅、酒家、电影院、百货公司……林哥凝望着这一切，两眼喷着火，说：“你看，这一切，这一切加起来，简直就是两条绳子。一条，勒着穷人的肚子，叫你饿了，不能吃饱，病了，不能吃药治病；另一条，勒着穷人的脖子，叫你干活、干活，无休止地给他们干活。……”

阿板紧咬着牙，没有作声。他的胸脯在激烈地起

伏着。

中午，吃饭的时候，阿板在路边的小饭摊上，看了看那些摆着的卤鱿鱼，真想买几条吃，但他计算了一下今天可能带回去的钱，马上把这个念头打消了。他吃了两碗米饭，感到还很饿，不禁对自己肚子的要求恼恨起来。他用裤带勒了勒肚子，交了两碗米饭的钱就走了。

下午又干了两个小时，但后面两个小时的活突然变了，监工通知他们，要往工厂本部送几车货。这批货箱子不小，但份量不重，每个车上只要两个人。林哥带上阿板，上了一辆厂本部开来的崭新的卡车。

车子开到市区的一家电子厂里。这就是他阿爸干过活，因得了肺病，被一脚踢出大门的那家电子工厂！厂院里整齐地排列着几辆还没开出去的运货卡车和运货三轮摩托，看来是刚刚保养擦洗过，正等待加油。油泵比人还高，象一个玻璃塔矗立在离车不远的地方。旁边的厂房里，传出机器有节奏的响声。

阿板和林哥正在往下卸第二趟货。这时，从厂办公大楼里走出来两个人。一个矮矮的日本人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戴着眼镜，手里提着一根手杖，摆出一副傲慢的神气，不说话。他旁边是一个中国人，穿着和他差不多。这个中国人，一边走，一边用日语对那个日本人